

在福芝芳和孟小冬之间,梅兰芳另有红颜知己



李伶伶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长久以来,孟小冬这个名字,留在很多人记忆中的,已不单单是一代红伶,一介名优,而是一个在旧时代受封建遗毒侵害、历经坎坷的悲惨女人。很多人因为她两次为人妾、一生无后而掬同情之泪。于是,无论何时提及孟小冬,总绕不过另外一个人的名字,梅兰芳。本书还原历史,廓清真相,再现当年被风传一时的梅孟之恋,讲述那段已经远去的恩怨情仇。

[上期回顾]

孟小冬搭班“白玉昆班”北上天津途中,在济南停了下来。“狗肉将军”军阀张宗昌盯上了孟小冬。幸好,不久后,张宗昌突然接到顶头上司张作霖的电报,让他即刻赴京,张宗昌这才恋恋不舍地离开。随后,孟小冬也来到北京,在这里,她和梅兰芳认识了。两个人在台上搭戏,台下,则有人想撮合他们。

热点关注

为续“香火”,梅兰芳娶了福芝芳

此时的梅兰芳,早已有家有室,而且先后娶过两个妻子。梅兰芳是在17岁那年(即1910年),和王明华结婚的。那时,孟小冬不过才3岁。王明华处事干练,能吃苦,会持家,而且通情达理。她刚嫁过来时,梅家还不富裕,她毫无嫌贫之意,而是尽心尽力操持家务。她的手也很巧,梅兰芳有件过冬的羊皮袍,因为穿的时间太久了,已经很破,但经她的巧手缝缀,就可以让梅兰芳多穿一个冬天。每每看到妻子于天寒地冻的雪夜坐在被窝里就着昏暗的光线一针一线地缝补时,梅兰芳的心中就充满愧疚和感激。

随着梅兰芳渐渐走红收入日增,又见王明华如此能干,原来掌管梅家的梅兰芳伯父梅雨田便放心地将家里银钱往来、日常用度的账目交给王明华。在她的细心安排下,梅家虽未大富大贵,但也安逸。

王明华与梅兰芳十分恩爱,结婚的第二年就生了个儿子,取名大永;隔了一年又生了个女儿,唤作五十,儿子女儿都很乖巧。那时梅兰芳每当散戏回家,总是与媳妇说起演出的情况,一边与儿女嬉戏,沉醉在天伦之乐中。

王明华不仅在生活上妥帖照料梅兰芳,甚至在他的事业上也能给他很多有益的建议。为了能经常伴在梅兰芳身边帮他打点事业,王明华在与梅兰芳生了一双儿女之后,一时考虑不周,贸然做了绝育手术,却不料过后大永和五十两个孩子却因为当时的医疗条件太差而相继夭折了。

失去儿女的梅兰芳虽然伤

心但并未深责妻子,但他毕竟有肩挑两房、为梅家传宗接代的重任,因此,1921年,他又娶,新娘名叫福芝芳。

福芝芳的长子过继给王明华

梅、福第一次见面是在1920年的一次堂会上。梅兰芳对眼前这个只有15岁的小姑娘颇有好感,觉得她人长得很大气,足可以用《水浒》中宋江见玄女时描写的“天然妙目,正大仙容”来形容,又见她“为人直爽,待人接物有礼节,在舞台上兢兢业业”。细一打听,福芝芳原来是吴菱仙的女弟子,她正跟吴菱仙学习青衣呢。

当吴老先生获知梅兰芳对福芝芳有好感时,便有一天借口到梅家来借《玉宝钗》的本子,便带了福芝芳回去。梅家见了漂亮又文静的福芝芳,非常中意,立刻请吴菱仙前往福家说媒。

福芝芳生在北京的一个旗人家庭,父亲逝世很早,与母亲相依为命。福母福苏思以削卖牙签等小手艺维持生活,虽然守寡多年,但依然保持了满族妇女自尊自强的性格,当她听说梅兰芳已有一个妻子,便道:我家虽然穷寒,但我女儿不做姨太太。梅家得到回话急忙商议,再至福家禀报:正好梅兰芳是肩挑两房,福芝芳入门后,梅家将她与前面那位太太同等看待,不分大小。福母这才允了这门亲事。1921年冬,梅兰芳与福芝芳结为秦晋之好。

王明华原知梅兰芳对梅家香火所负责任,只会深悔自己当时的冒失及叹息命运的作弄,不会反对梅兰芳与福芝芳的婚事,更不会为梅兰芳有怨怼。她也知道梅兰芳是有情有义之人,不会

嫌弃她。细心的梅兰芳很是洞察王明华的复杂心理,为不使她难过,新婚之夜,他先在王明华的房里陪着说了些话,而后说:“你歇着,我过去了。”王明华本就是通情达理的人,又见梅兰芳如此体察她的心情,自然很是感激,便道:“你快去吧,别让人等着。”

据梅家后人回忆,福芝芳生下大儿子后,立即提议过继给王明华,还亲自把儿子抱给王明华。王明华给婴儿缝了顶小帽子,又将孩子送还给福芝芳,她对福芝芳说:“我身体不好,还请妹妹多费心,照顾好梅家后代。”王明华因肺病病经治不愈,身体很弱。后来为养病,她独自去了天津,最终病逝于天津。当福芝芳得悉后,叫儿子赴津迎回其灵柩,将她葬于北京香山碧云寺北麓万花山。

梅兰芳和名角刘喜奎有一段恋情

梅兰芳与福芝芳的感情很好。为支持丈夫的事业,福芝芳嫁入梅家后便放弃了演戏,专心相夫教子。闲时,她在丈夫的帮助下读书识字。梅兰芳又特地为她请了两位老师教她读书,使原来识字不多的她文化提高到了可以读古文的程度,也足见她的聪明。于是,她不再仅限于贤妻良母的角色,像王明华一样日渐成为丈夫事业的好帮手。

在王明华、福芝芳之外,在孟小冬之前,梅兰芳生命中还出现过一个女人,常被忽视,她是刘喜奎。曹禺在1980年的时候,著文这样说:“如今戏剧界很少有人提到刘喜奎了。”然而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她可是红透半边天的名坤伶,是唯一能跟谭鑫培、杨小楼唱对台戏的女演员。她比梅兰芳小一岁,1895年出生于河

北,自小学习河北梆子,后来兼学京剧。在梅兰芳大量排演时装新戏时,刘喜奎在天津也参与演出了不少新戏,有《宦海潮》、《黑籍冤魂》、《新茶花》等。

关于两人恋爱的时间,据刘喜奎自己回忆,是在她20岁的时候,也就是大约在1915年左右。她说:“我到20多岁的时候,名气也大了,问题也就复杂了,首先就遇到梅兰芳,而且他对我热爱,我对他也有好感。”这时,梅兰芳在经过两次赴沪演出,又创排了几部时装新戏后,名声大震。一个名男旦,一个名坤伶,在外人眼里,是相当般配的。那么,他们为什么又分手了呢?

显然,这个时候的梅兰芳是有家室的。他们的分手,有没有这个原因呢?刘喜奎在事后的回忆录中说到他俩的分手时,并没有提及这个原因。事实上,尽管这是刘喜奎的第一次恋爱,恋爱对象又是名旦梅兰芳,最终却是她自己提出了分手。之所以如此,她这样回忆说:“我经过再三痛苦的考虑,决定牺牲自己的幸福,成全别人。”

梅孟之恋是引人入胜的好新闻

撇开刘喜奎不谈,孟小冬面对的,是尚有两个妻子的梅兰芳,如果她嫁给梅兰芳,能够像当年福芝芳那样,如愿成为梅兰芳第三个妻子,而不只是梅大师金屋藏娇的一个妾吗?她不免有些担心。不过,担心归担心,她终究没有抵挡得住奔涌而至的情感洪流。于是,梅孟相恋了。

梅孟之恋若在常人,其实就是一件很寻常的事,只不过他们二人皆是京城名角,连起居衣着芝麻大的事情都为众人所关注,恋情自然更是街谈巷议的好话

韩市长到金冠大酒店与中州一龙一虎秘密会谈



继讯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悠悠古中州,国企改革如火如荼地进行,国资委主任却突然猝死。堂堂大型国企,资产实际评估却只有区区五千万,上亿资产不知流向何方?背后究竟是谁在操作?人民财产,岂能如此践踏?新任国资委主任周子敬,不畏强权,历尽艰难,终于以正义压倒邪恶,铲除邪恶势力……

[上期回顾]

中纺集团改制之际,中州市国资委主任袁方突然死去。周子敬受中州市现任市委书记岳正达之邀,前往中州担任国资委主任,但在赴任途中却接收到一条奇怪的短信,短信似乎暗有所指,隐隐透出一股强烈的民怨。而到了中州,更是阴霾重重。

官场小说

神秘的第八层

一辆挂有“警备”字样的黑色“奥迪”亮着耀眼的灯光驶入金冠大酒店的院内,绕过楼前的广场,悄然拐向楼后,停在了昏暗的后门。司机敏捷地跳下车,拉开后面的车门。

身材矮壮的韩市长满脸傲然地步出车外,闪身走进狭小的后门。酒店的后门处有一部精巧的小电梯,为了避人耳目,大堂的几部电梯都取消了八层的静音信号,出入八层只能通过后门的这部专用小电梯。

八层深处的一间小会议室里,烟雾弥漫。郑氏兄弟对面而坐,旁边的沙发上坐着一位身着深色制服的警官——此人是中州市公安局局长宋坚,一个面色阴沉的人物。室内的气氛似乎有些不愉快。

郑天龙满脸不悦,冲着弟弟郑天虎严肃地斥责道:“我对你讲过多次了,你现在也是有身份的人,要注意自身形象,别总把自己打扮成黑社会的样子,尤其是面对媒体出镜的时候,更要注意影响。你看看刚才播放的新闻,本来是宣传自己的好事,可你手下那帮德行,像什么样子!”

“大哥,你总是看我不顺眼。”郑天虎咧着大嘴,“这年头,神鬼怕恶人,这也是形象工程。”“虎老弟的形象工程算得上咱们中州的一道风景。”宋坚不阴不阳,“比我们这些人民警察还要威风。”

“你少提你们那些狗屁警察!”郑天虎不买账地瞪起眼睛,“实话对你说,也就是现在咱们变成哥们儿了,不然的话,就冲你这一身警服也休想登我的门。”

“别这样。”郑天龙恼怒地指着郑天虎,“你给我记住,对宋

局长说话要客气些!”“没关系。”宋坚大度地摆摆手,“虎老弟年轻时受过太多的刺激,对我们警察颇有成见。”

这个郑天虎比大哥郑天龙整整小十岁,从小娇生惯养,长大以后横行乡里,称霸一方。后来,大哥郑天龙鼎力提携,步步搀扶,才促使他逐渐脱离了市井流氓的生涯,如今变成了中州市的商贾大亨。而实际上,他不过是徒有虚名,金冠集团的大事务和商业运作,都是由大哥郑天龙伙同韩市长和几位利益相关的头面人物在幕后谋划制定,他仅仅是出面实施而已。他把全部心思都用在组织和操纵“黑色团队”,以铁血手段为自家的财富大厦保驾护航。

说话间,韩市长推门而入,大大咧咧地摆了摆手,然后当仁不让地坐在中间位置的沙发上。郑氏兄弟仅仅是笑脸相迎。只有宋坚慌忙站起身,等韩市长坐定之后才重新坐下。

一次秘密会谈

“你们在讲啥子呀?我在门外听了很热闹嘛。”韩市长点燃一支“中华”烟,操着四川口音的普通话笑着问。

“市长大哥,你可要给我做主呀。”郑天虎像是看到亲人,故作满脸的委屈,“我大哥和宋局长联手欺负我,说我是黑社会。”韩市长见怪不怪:“啥子黑社会白社会,我们要的是赤橙黄绿青蓝紫,全色的社会。”“精辟。”宋坚不失时机地恭维道,“韩市长高屋建瓴,一言以蔽之。”

“好啦,我们该说正事了。”韩市长发问道,“你们有啥子议题呀?”郑天龙说:“我们面临的当务之急就是如何填补袁主任身后的空白?中纺集团改制的事情

如何继续操作?那个新来的周子敬如何对付?你这个大市长要给定盘子。”

宋坚一声长叹:“我们今年有两大失败,第一个是韩市长没能接任市委书记,第二个就是没能当上这个周子敬的副任国资委主任。”郑天虎有些不耐烦:“你就会唉声叹气,有什么了不起,我就不信他们能翻了中州的天!”

“你懂什么?”郑天龙责斥,“千里长堤,溃于蚁穴,你明白吗?”“没那么严重嘛。”韩市长一副胸有成竹的气度,“你们放宽心,啥子人也翻不了中州的天。你们想一想,全市几十个区县乡镇,还有市委市政府机关和各委办局,几百号负责人都在我们集团下属的企业里参股分红,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根基,我们的力量。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啥子人能唱得对台戏,中州永远是我们的天下!”

“不过,岳书记在省委还是有人支持的。”郑天龙依旧担忧。

韩市长诡异地一笑:“省委不是铁板一块,人事安排也是政治交易。大家都晓得,格老子是严省长的人。那么省委副书记呢,不会容忍中州市成为严省长的后花园,便要安插自己的人,岳正达就是这样一个角色,实际上仅仅是一种政治平衡。”

宋坚有些忐忑:“岳书记来中州三个月了,表面上不动声色,天天跑基层,现在突然调来自己的老部下,怕是要有所动作了。”

“啥子动作嘛。”韩市长十分骄狂,“他不过是倚仗省委副书记搞搞上层建筑,咱们埋下头来搞经济基础。马克思早就说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要我们把中州真正建成自己的经济王国,就是上面来的人也要靠我们吃饭!”郑天龙还是有些

底气不足:“岳书记调来的这个周子敬,据我所知是个硬派角色,怕是不好对付。”

韩市长的神情也变得严肃起来:“对付这个周子敬,我的方针是八个字——先礼后兵,先拉后打!要千方百计用一切手段力争把这个个人拉入我们的圈内,为我所用。当然,如果此人不识抬举,非要跟着岳正达同我们作对,格老子绝不会心慈手软,必要时,天虎老弟也可以下些手段!”说到这里,韩市长布满横肉的脸上显出几分狰狞。

“还有别的事情吗?”韩市长再次询问。“还有一件小事。”郑天虎装模作样地提出问题,“袁主任留下的股份怎么办?”“这个事情放一放,不忙处理。”韩市长心机沉稳,“如果那个周子敬真的上了我们的船,袁主任留下的10%股份就是送给他的大礼。”

“那可太便宜这个外来户了。”郑天虎似乎有些不情愿。宋坚不无玩笑地说:“虎老弟,这就叫做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要学会大方哟。”

“好啦,今天就到此吧,格老子的肚皮已经饿得咕咕叫了。”韩市长倦怠地下了车,然后,他转向郑天虎,“天虎老弟,今天安排的晚宴有啥子新名堂?”

郑天虎乖巧而又变弄:“各位老兄口福不浅,今天有刚刚空运来的非洲鲍鱼,个大鲜活,每个都有七八斤呢。”“好。”韩市长兴奋地站起身,“人家都吃涮羊肉,咱们去吃涮鲍鱼!”在座的三个人也随之站起身来。

郑天虎凑到韩市长身边,小声说:“要不要把燕燕小姐请来?我派车去接。”韩市长发出一阵哈哈大笑,用力拍着郑天虎的肩头:“虎老弟善解人意嘛!”在韩市长

题,报刊当然毫无例外地特别起劲,两人恋情发展的每一步,都是引人入胜的好新闻。

有人说,他俩走到一起,是他身边的朋友为了某种目的有意撮合的。

“他身边的朋友”指的是梅兰芳的专职编剧齐如山,以及站在齐如山这边的其他人。那么,他们是为了何种目的撮合梅孟呢?据说,他们之前是支持王明华的,而对福芝芳有些不满。在他们看来,王明华之所以以养病为由避走天津,都是因为福芝芳。他们又抱怨福芝芳将梅兰芳管得太死,梅兰芳不如以前自由了。也就是说,梅兰芳不能随心所欲地跟他们“混”在一起了。因此,为了气福芝芳,他们有意将梅孟拉在一起。这是说法之一。

还有一种说法,有人说梅孟结合,是身患沉疴的王明华一手安排的。比如署名“傲翁”的作者曾在天津《北洋画报》上写的一篇文章中就谈:梅孟这件事,“最奇的是这场亲事的媒人,不是别人,偏偏是梅郎的夫人梅大奶奶。据本埠大陆报转载七国通信社消息说道:梅大奶奶现在因为自己肺病甚重,已入第三期,奄奄一息,恐无生希望,但她素来是不喜欢福芝芳的,所以决然使其夫预约小冬为继室,一则可以完成梅孟二人的夙愿,一则可以阻止福芝芳,使她再无扶正的机会,一举而得,设计可谓巧极。不必说梅孟二人是十二分的赞成了,听说现在小冬已把订婚的戒指也戴上了。在下虽未曾看见,也没工夫去研究这个消息是否确实,只听说小冬已肯决心嫁一个人,与我的希望甚合,所以急忙先把这个消息转载出来,证实或更正,日后定有下文,诸君请等着吧!”

张扬的笑声,众人走出房门。

贺铮是谁?

中央电视台晚间的新闻联播刚刚结束,一路风尘仆仆的岳书记在孙秘书的陪同下推开了周子敬的房门。

“子敬,实在对不起,让你久等了。”岳书记热情地伸出手,笑着表示歉意。

周子敬侧忙迎上前,紧紧握住岳书记的手,熟练地开起了玩笑:“老领导身系一方百姓,下乡体察民情一路辛苦。我躲在这里喝着香茶,看着新闻,哪里敢忘。”

岳书记亲昵地捶了周子敬一拳:“你这个家伙,总是调皮。”岳书记身材不高,不胖不瘦,一张方方正正的国字脸,两只炯炯有神的清澈目,头发花白有些散乱,神态沉稳而不失动感,有一种精力旺盛和敏锐智慧的风采。

岳书记坐在沙发上,点燃一支烟:“子敬,这么急火火把你接来,是不是有点不近人情呀?”

“兵从将令,召之即来。”周子敬故意调侃。

岳书记笑了,意味深长地纠正:“你不是兵,是将是,是大将啊。”

周子敬依然戏笑:“那你就帅,是大帅。”

岳书记依然收住笑脸:“我可不是什么帅,我们都是人民公仆,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勤务员!”周子敬的神情也随之变得严肃。

“岳书记,时间不早了,我们是不是先去吃饭?贺铮还在等我们呢。”孙秘书在一旁提醒。

岳书记恍然:“对,对,先去吃饭,皇帝不差饿兵,我的肚子早就唱起了空城计。”

“这个贺铮是谁?”周子敬问。

